

湯文正公史稿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一

睢州湯斌

斌潛庵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李賢彭時商輅列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人生而奇敏舉河南鄉試第一

宣德八年進士使察河津蝗災得就見薛瑄瑄甚

稱許不啻華袞之榮

加器重正統初上言塞外降人官京師者不下萬

人其俸視朝臣過十倍平時恃恩驕縱一旦邊陲

有警勢難久安惟漸次出之於外既省虛費且可

消患未萌時不能從其後土木變起所言皆驗除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一

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文武官誥勅非九年不得給

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秩滿或親老不待其不

得者十常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太

學因元制敝陋賢言國家定都北京以來廢弛莫

甚於太學創新莫多於佛寺舉措可謂大舛請以

寺觀之費修舉太學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尋詔新

太學實賢啟之十四年以文選郎中從北征瀕死

得還景帝卽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曰顧箴銘

曰戒嗜慾曰絕翫好曰慎舉措曰崇節儉曰畏天

變曰抑貴近日振士風曰結民心凡數千言帝善

之命翰林官書置座右又上禦邊事宜言迤北恃  
弓馬利馳突請用戰車火鎗行可爲陣止則爲營  
使彼技無所逞然決勝萬全在嚴紀律明賞罰鼓  
勇作氣皆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如是而不取勝  
者未之聞也是冬擢兵部右侍郎明年命察四川  
不職吏還改戶部時也先數請講和賢奏也先弒  
主併吞諸部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貢馬輦送金  
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實非長策乞勅  
邊臣練兵觀隙毋徒弱中國兵部尚書于謙壯之  
請下其章勵邊將已遷吏部侍郎英宗復位命兼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二

翰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進吏部尚書與徐有貞  
同預機務賢氣度端凝善奏對帝深眷之山東饑  
出內帑銀三萬賑之不足召閣臣議有貞謂頒賑  
多中飽無益賢曰天下事在奉行得人若懲宿弊  
而不貸坐視民饑死是因噎廢食也帝卽命增四  
萬兩景泰中三歲一度僧以萬計賢言此皆游手  
之民蠹國損食請改十年一度著爲令會石亨曹  
吉祥與有貞爭權不相下并忌賢已而御史楊瑄  
張鵬交章論亨等不法亨等疑有貞賢曠之泣懇  
帝前臣迎駕有何負而有貞賢必欲殺臣遂下有

貞賢詔獄是日風雷大作壞承天門鴟吻帝懼釋之並外謫爲參政居二日帝念賢無過以語尚書王翺翔因言賢淳謹可大用遂留爲吏部左侍郎尋復尚書學士入閣如故亨知賢遽未可動乃陽與賢交驩賢亦深自歛抑非宣召不入而帝顧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亨來嘗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命將掩而取也帝色動賢曰比歲災祲中國耗弊惟休息是急寇旣不我犯奈何自賈邊釁况秦璽亡國之物豈足爲寶事遂寢亨以文臣抑制邊將請罷各邊巡撫未幾邊檄騷然賢奏復之推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李秉白圭等時稱得人帝旣心厭亨等干政嘗屏人問賢對曰陛下惟獨斷則權自不下移倖門可塞未幾亨敗帝復問賢奪門事賢言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帝驚問何也曰天位陛下所固有若卿王不諱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且奪之名何以示後世此輩貪富貴非爲

社稷計萬一事未行

九是

卿王左右先覺之亨等無足

惜將置陛下何地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

理明議正

故沃之善也

謂也帝悚然命革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始議革時帝慮搖衆心賢請令自首改正不坐罪乃可已而

廷議按追其祿衆皆洵洵賢復請免追人心始安  
帝嘉其善處大事賜近第賞賚有加會舉大計朝  
覲官集闕下賢以爲不大勸懲吏治不肅請旌尤  
異者十人賜宴禮部帝命賢及王翱主之而黜不  
職者數百人四年亭來寇大同深入鴈門明年復  
寇涼州莊浪而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  
計內請寬恤百姓罷一切徵求所言多見聽亨旣  
死吉祥父子愈自疑八年曹欽反執賢於朝房擊  
傷其首將殺之賴王翱解護得免語具翱傳官軍  
圍欽私第賢請降旨能擒賊黨者官之時方擾攘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四

不知賢所在帝得奏知賢在甚喜欽旣敗召賢裹  
傷入見慰勞之賢言賊旣誅宜亟宥脅從以安反  
側詔示天下停罷不急之務與民休息自曹石等  
排斥諫臣塞言者路天下事壅於上聞馴致禍亂  
非詔求直言不可帝皆從之加賢太子少保七年  
二月空中有聲賢曰上不恤下厥有鼓妖惟便民  
可以弭災因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獄止邊臣貢  
物停內外采買帝未能盡行賢執爭數四同列皆  
寒悚賢退曰大臣知無不言豈可卷舌偷位耶嘗  
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或譖賢有私久之瑜至

人謂且擬侍郎賢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  
自信不篤矣竟擬尚書瑜果稱職時錦衣指揮門  
達怙寵多撓法賢聞言帝今中外無事惟一害未  
除耳具陳達罪狀帝廉得其實召達告戒之達怨  
賢刺骨因袁彬獄嗾所訊軍匠楊暄使誣引賢暄  
不肯乃免語在達傳事既白乞罷不許當天順之  
世帝任賢甚專每獨對必良久方出有疑事悉咨  
賢爲可否賢亦竭誠奉公屢勸帝接見大臣有所  
推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及入對曰臣之所見  
如是文臣陛下問王翱武臣陛下問馬昂一時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  
卷十一

五

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程信姚夔諸賢皆引置卿  
貳許貴顏彪皆至大帥故人不病其專雖見疾權  
幸數罹讒口而帝獨不疑得展其志者以此也憲  
宗卽位加少保進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光祿  
大夫柱國時議上兩宮位號賢請遵遺詔彭時繼  
之兩宮得並尊會災異屢見日黯無光賢言曰爲  
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  
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懈則天變自弭和  
氣自生時門達謫嶺外其黨益怨賢搆以蜚語帝  
覺其誣下令禁捕匿名書賢又乞罷曰臣蒙先帝

殊遇感激圖效乃姦臣切齒甘心石亨曹欽門達  
凡數見矣臣職在政府義絕姦私讒怨所歸中傷  
百出不亟引避終不自全帝慰留之已又大風電  
拔郊壇樹賢具言天變孔赫乞勉加修省左右前  
後宜擇老成端謹之人若逢迎喜事之輩願陛下  
斥而遠之吳皇后廢南給事中王徽等請誅牛玉  
語侵賢帝怒謫言者遣衛士宿賢家謹護出入而  
賢遇事愈執持不少避奏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  
楊宗以下爵復故少保于謙官賜祭改葬皆近倖  
所不喜者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車駕尚有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六

經御者奚勞民爲遽報罷閒廢宮人賢請出之於  
外帝立放千餘人成化二年遭父喪特詔起復三  
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立促還至京又辭甚切  
帝遣使至第宣意乃畱厝閣事條上道中所見軍  
民利病皆報可是歲秋又率廷臣言祖宗創業垂  
統宮禁甚嚴毋縱出入帑藏克積無妄耗費伏望  
省覽祖訓一書刻意恭儉帝嘉納是時番僧國師  
出八宮禁佞倖賞賚耗內帑無算故其言如此冬  
十二月卒年五十九帝爲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  
始進有盛名楊士奇當國欲邀一見謝弗往也既

柄用自以受知人主事有得失言無不盡初慈壽  
皇太后喪禮未終適孟冬享太廟請俟服除舉行  
及郊祀帝以足疾欲遣官代復力請至壇卒掖而  
竣禮慈靜仙師者宣宗故后也坐廢崩英宗以問  
賢賢請復其位號乃謚恭讓章皇后景帝葬將以  
汪后殉賢言汪后素失寵且二女皆幼可憫遂命  
出居舊邸建庶人久錮大內英宗欲宥之賢力贊  
曰陛下此心太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也英宗悅令  
居鳳陽聽出入憲宗在東宮忽中讒言英宗不豫  
卧便殿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  
卷十一

七

三思帝悟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謝太子抱帝足  
而泣帝亦泣讒竟不得行處士吳與弼聘至不受  
官賢請始終禮遇以勵廉節有試禮部不第者許  
考官有私英宗不悅賢對曰考官實公臣弟讓亦  
不在中列可見矣帝意乃解錦衣衛訐臨川弋陽  
二王陰事論死訊無左驗帝嘆曰觀此則枉死者  
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此輩不敢申理乞明  
詔諸司平反毋得畏勢引嫌帝立召面戒之由是  
獄成有未減者又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濟軍民則  
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



賢秉政前後發帑金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賢皆與有力故事方面官勅三品京官舉保賢改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上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三楊以來得君無逾賢者隨事進言往往切中素好汲引獨葉盛以丘濬一言遂見齟齬羅倫坐論起復謫官王翱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賞謝曰濬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竟不爲救當世亦以是少之所著有古穰雜錄天順日錄各三卷

賢爲救時名相叙筆簡括善無毛髮之遺亦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卷十一

八

是佳構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領鄉薦入國子學祭酒李時勉名知人輒目爲公輔蓋正統十三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景帝卽位同商輅入內閣預機務遷侍讀繼母卒固請終喪忤旨去服除進左春坊大學士遷太常寺少卿不復與閣事天順元年岳正許彬旣罷英宗求可任用者召見時問知爲狀元又問年幾何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正服官時也賜食出明日詔入內閣預機務尋進學士帝方專嚮大學士李賢數召賢獨對然賢特重時

退必諮之時引義不阿或爭可否至失色賢亦服其諒直賢嚴重欲置座文淵閣南向時力沮之曰殿閣皆至尊所臨御人臣無南面禮賢不能奪慈壽皇太后上尊號將下詔時謂此詔宜推恩賢以一年兩赦不可時曰非爲赦也謂宜下優老之詔朝臣父母年七十與詔勅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曰善卽奏行之帝雅愛時風度會選庶吉士命賢多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與選賢以語時時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南人才出時上者正多也賢避其言南人得與者三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卷十一

九

人而張元楨與焉會門達陰構賢於帝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相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帝帝意遂解其推能讓善又如此賢亦數稱之曰彭純道真君子也英宗大漸與賢同受顧命憲宗嗣位議上中宮徽號中官希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賢言遺詔已定何用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治天下在正綱常若遺所當尊虧損非細頃之中官復傳言子爲天子母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耶宣德間固有故事也時曰今

日事與宣德閒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  
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豈可以爲比乎爲  
人臣子阿諛從順此萬世罪人也於是諸中官爭  
爲危語以動時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靈爽在  
上誰敢有二心中宮旣無子何利而爲之爭臣義  
不敢默者凡欲全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  
並尊爲宜議乃定時復以兩宮同稱未有分別乃

必求盡如此此之謂忠

古人何等用心

絲毫

請尊錢皇后爲慈懿皇太后周貴妃爲皇太后禮  
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知經筵成化元年進兵  
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乞歸省遣中使護行已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十一

大學士賢卒時抵家未踰月手詔趣還朝地震陳  
修省事宜帝嘉納賜麒麟服英宗實錄成進太子  
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慈懿皇太后崩詔議山陵  
諸中官復欲於裕陵左右別卜葬地時曰慈懿皇  
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皇太后詔示  
天下是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全母子之恩久爲  
臣民信服矣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他無  
可議且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高  
祖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真  
宗太廟今若陵廟不祔則有垂前美貽譏來葉於

是諸大臣相繼上章爭之帝猶重違太后意時與  
禮部尚書姚夔率群臣伏哭文華殿門不起聲聞  
大內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前後兩大禮處  
嫌疑之間得無闕失者時之力也是時萬貴妃專  
寵無子會彗見時言修省之實宮中爲本請正宮  
闈之分溥嬪御之恩用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  
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或集廷臣僉議不可專  
委近侍致政柄旁落帝雖不能盡從而心嘉其忠  
四年副都御史項忠討滿四兵初失利伏羌伯毛  
忠戰死朝議遣撫甯伯朱永在濟師永故難其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十一

多所邀請時度永怯賊且道遠師緩往必無益而  
是時忠亦報兵圍滿四於石城遂力言永可無在  
帝問故時曰賊若四出攻剽遣兵誠不可緩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此困獸耳不一兩月必成  
擒矣惟商輅以爲然而兵部尚書程信忿曰關中  
日暮危不遣兵必有執其咎者時終不爲動曰此  
何慮觀項忠疏必能辦賊也亡何滿四就擒卒如  
時言尋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時言自古天災  
皆由民怨感召近日上供采辦城門監稅掙剋過  
甚而獻珠寶者倍估增價值漁耗帑藏愁苦閭閻乞

盡革以惠小民從之景帝固安公主居西內年已及笄時請早下降俾無失時中官劉永誠歿其家以軍功乞贈伯爵時引祖訓不許或言宋童貫且封王伯何足靳時曰此豈盛世事耶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避而是時帝稍倦勤大臣希得進見白事又萬安同在內閣與戚畹中官連結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曰屏異端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職守清官莊且請賜清宴面陳時失帝乃御內殿召時等入見時方奏免武臣減俸一事未畢安遽大聲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十一

呼萬歲引退時不得已亦退語在安傳自後不復再召時恚恨爲安所紿求罷益切累疏乞骸骨不許十一年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非有疾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終不使其人知痛自節損非其義不取平生無情容外和內剛有儒者風子願蔭尚寶司丞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少穎敏力學宣德中舉浙江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有明以制科取士三試皆第一者惟輅一人除修撰選入東

閣習制誥輅丰姿瓌偉英宗目異之擢爲展書宦  
景帝卽位命入內閣叅預機務遷侍讀屢陳邊務  
尋遷學士迎上皇至居庸關已上皇居南宮錦衣  
指揮盧忠妄言告變中官阮浪被刑死猶亟窮治  
不已諸大臣無敢言者輅獨奏曰不可聽宵人以  
傷大倫帝悟乃誅忠三年廣西罪人黃珖上書請  
易太子輅曰此國大事皇太后在上臣子誰敢輕  
議而廷臣多附玆議於是皇太子遂廢爲沂王而  
更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輅遷兵部左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賜第南薰里明年懷獻太子薨八年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景帝不豫未有繼嗣衆心洶洶輅與禮部侍郎姚  
夔請復立沂王爲太子不許將繼進輅援筆曰陛  
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聞者  
感動以日暮奏未及入而是夜石亨等已奪門迎  
上皇復位諸大臣多見誅竄輅亦下獄上書自陳  
爭復儲至再疏可覆驗石亨惡之文致于謙案中  
論死久乃得旨奪官爲民憲宗立三年心念輅故  
嘗持正議効忠多特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命  
復原官仍入內閣首言勤政納諫儲材飭邊備  
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之號廣造士之法凡八事

帝嘉納是時大學士彭時當國慈懿皇太后之喪輅與時力持得祔陵廟如禮會御史林誠等詆輅不當用輅求罷帝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罪誠等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幸陛下允從奈何因論臣復責言者乎帝喜曰輅真大臣也誠等得不問進兵部尚書時皇莊厲民甚仁壽太后莊尸與民爭田欲徙民塞外輅曰豈有細民敢與朝廷抗耶且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遂從寬貸八年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帝任輅益專嘗召見語及景泰間事輅極言景泰有社稷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七

帝號當復左右聞者皆泣帝亦泣遂下詔復景帝尊號祭禮如諸陵悼恭太子薨帝以儲位爲憂而西宮紀妃有子六歲矣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左右稍聞於帝帝喜立召見皇子遂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輅恐貴妃不利於皇子思爲保護計而難於言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接見而皇子仍藉貴妃撫育宗社幸甚於是紀妃遷永壽宮輅又請出

皇子示羣臣勅禮部擬名以聞越數日帝自率皇子御文華門文武大臣進見輅趨御座前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位尚虛天下臣民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曰朕知卿意逾月紀妃薨輅請如宋李宸妃故事於是殯葬謚號悉如禮是年冬皇太子立加輅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二年建玉皇閣宮北內臣執事與郊祀禮等輅言郊祀之典祖宗歲一舉行惟天至尊禮無煩瀆傳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禮煩意怠如事天何詔爲罷祠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卷十一

五

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毋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許諸人直言曰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關隘曰設雲南巡撫乾清宮門災工部請采木蜀楚輅曰上天垂戒宜少緩之以存警畏從之尋進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督西廠恃寵數興大獄輅率閣臣條直十罪言近日詞察太煩刑網太密人情洶洶疑畏蓋由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皆自言親

承密旨得專刑殺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



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皆由逢杲刺事激成痛可懲鑒非速罷伺察之司僂凶邪之黨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實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敢擅收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緩急不可缺直敢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畱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敢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時閣臣劉翊等亦同聲並爭懷恩咋舌退輅顧翊等謝曰諸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六

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是日遂罷西廠然直雖不視廠事而寵幸如故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驥有罪爲直所發語連輅直又從中間之而御史戴縉王德頌直功以覬倖進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加少保馳傳歸輅旣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有與抗者矣輅爲人質直有容與錢溥黎淳不相能淳溥作文肆議訕輅不校至義所不可介然莫能奪初萬貴妃重輅各出父像屬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

文毅子良臣成化二年進士翰林院侍講良輔刑  
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賢之才時與輅之守亦有明宰輔之表表者  
賢類姚崇時輅類宋璟其施設持守筆下踔  
厲剛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七

岳正字季方灤縣人舉禮部第一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遷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望遽色喜旣登陛又喜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家何在曰灤縣又問舉進士何科曰正統十三年帝益喜曰汝旣我北方人朕又首擢汝今用汝內閣須努力輔朕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石亨張軫遇之愕然比入帝曰今日擇一閣臣甚喜亨軫請爲誰帝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六

兼學士亨軫以不由已進陽頓首賀曰陛下旣得人俟試之稱職進官未晚也帝默然時時得召見言事欽天監湯序奏災異以奸臣未去帝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不足信事遂止錦衣官校邏得一妖言僧獄具坐反論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邏者準格給賞不宜與官朝論避之亨與太監曹吉祥擅權有匿各書指斥吉祥罪狀吉祥怒請榜購告捕者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究責法司天子出榜購募未之前聞且堯

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拒諫乃下誹  
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以亡國願陛下以  
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且必欲廉得其人緩則自露  
亟則逾匿吉祥方固爭帝曰正言是也因不問亨  
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言捕斬無算皆梟  
置林木間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  
沙漠無林木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是時亨吉祥  
勢大橫正間爲帝言盍早制之不者且有變帝曰  
汝可往告朕意正徑造二人所諷令自啟解兵柄

吉祥與亨忿謂正實短我顧藉上語劫我因合謀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九

去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草詔歷陳弊政詞  
切直亨等遂構蜚語指爲謗訕謫廣東欽州同知  
道澌以母老畱旬日而兵部尚書陳汝言故曹石  
黨也正在帝前嘗言其不可用因銜正嫉避者中  
以私事逮拷詔獄謫戍肅州鎮彝所都督季鐸遂  
奏奪其所居第正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掌墳  
且死涿人楊四者能急人難取醇酒醉解人夜伺  
其熟寐脫梏劄中又啖以金乃得至戍所亨吉祥  
既坐反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對曰正  
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卽位御史呂

洪等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帝特留之命克經  
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正既復官自以爲當大用  
賢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濟頗怨望有譖之  
於賢者賢亦賺之故事清理武選貼黃會推兵部  
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時兵部尚書王竑等會薦  
正可侍郎都給事中張甯可都御史有旨用侍郎  
王復都御史林聰而責會推不公並出正甯爲知  
府甯知汀州而正知興化甯亦負時名故時論爲  
之譁然正至官勤修民事興水利又積穀貸民手  
司出納吏不得緣爲姦由是民食其德而規利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騰爲謗言三年來朝遂乞致仕時季鐸敗勅還正  
故第居三年卒正文氣節各動天下在內閣才  
二十八日任事敢言或時廷爭至語唾濺御衣有  
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不敢不盡  
心子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忠謫戍時謂近  
臣須還我生岳正故權倖不敢加害又時念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用帝語自題像贊曰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  
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憾也其  
始終強項如此正無子一女適李東陽嘉靖中追

贈太常寺卿謚文肅所著類傳稿十卷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歿景州不能歸喪或勸火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哭甚哀見者爲墮淚已奉母南歸家益貧讀書學舍知府黃懋得秀水學官文奇之學官對曰此里中童子呂生所爲也呂生貧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童子中乃有文士如呂生急召入見其衣藍縷試之文甚善問經史輒應口誦懋益驚異與善衣謝不受會葺學舍有餘材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懋乃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益大奇呂生曰呂生貧能如是時知府得輒補學官弟子員卽遣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爲正統七年登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侍經筵景泰初遣祭蜀王王子餽膳謝不受尋進侍講遷右中允與左中允倪謙卽文華殿東廡授小內侍書一日帝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皆稱旨問二人官階對曰皆正六品命左右取官制覽再三顧語各進官而原得侍講學士自是遷坐旁壁下帝再至問何乃跼蹐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帝嘉其恭謹後至館輒立語或東

西行不復坐俄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元年改通  
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進翰林學士原  
性厚重儀狀端偉石亨等用事貴倨顧獨敬原原  
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無何  
岳正與原列上曹石罪狀疏留中曹石覺大恐先  
是承天門災正草罪已詔至是摘其語謂謗訕帝  
怒坐便殿召群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恭  
謹左右正何也正遂罷去原得留與李賢同直內  
閣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恪誠稍濟以持重遭  
母喪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舟中枕藉苦塊極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哀毀竟病抵家遂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在  
內閣六年持身端潔所得廩祿分贍宗族卒之日  
篋中惟賜衣幾襲而已至老勤學不輟所著有介  
軒集子愷字秉之初以父廕補國子生供事翰林  
遷中書舍人愷負志畧手不釋書爲文好左傳史  
記唐宋諸大家不屑也顧自以不階科目志曰先  
公豈以任子期我哉疏乞自試言者劾其非例憲  
宗特嘉許之七年中順天鄉試已試禮部不第仍  
爲中書舍人累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典屬國事諳  
習掌故琉球國請歲一入貢意取賈市得便利愷

以非制格之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朝廷將許之憲持不可曰西爨貢有常道更之起它釁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滋甚遂寢其奏二十二年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禁人不得問卷簿多磨滅登耗無考憲曰它官不與聞是也太僕職此而可貿貿耶議請馬政卷簿太僕官三年一照著爲令弘治六年遷南京右通政累遷太常寺卿輯累朝祀典因革若干卷憲所歷精辦劉瑾方用事不屈節會爲言官摭論不辯再疏乞罷

自號九柏山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父耄有學行永樂間領鄉薦隱居石潭日授定之書數千言而不令作文

日見其私作喜曰此子八面才一第不足多也正

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授編修四年京

城大水定之上疏其畧謂雨水陰象扶陽抑陰在

進賢退不肖安內攘外而已公卿侍從當以時召

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否而進退之比歲西

戎犯順滇南寇警宜督邊將修武備漸移降人以

絕隱憂今京官多不願爲守令而守令亦不得入

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又大臣及五品以上始得



薦舉人才其途隘而難公考唐宋舊制朝士多帶京秩任牧守出入游更以備公卿之選又常叅官受事三月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公舉主賢者必善類遇有缺官選擇任使二者可畧徧行之至於守令牧養爲先宜令風憲銓司詳加考核毋取才辨而收猛酷毋薄廉恕而長貪婪古者人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勸忠孝也今海內又安無金革之變凡文臣父母之喪勿強起復以敦教本夫輸粟授官助荒政也間有本非好義意在希恩假借虛秩滋爲不法宜準官給譜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舌

勅例有犯坐名追奪語多切時弊不報景泰元年進侍講定之博學多聞自以詞臣默默無所見屬邊事日棘益發憤論列上言昔者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於漠北者也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含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未有如今日也先乘勝長驅直抵京城以師武臣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雖

非陛下所能遠使之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敢陳所見以俟採擇臣觀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出奇制勝甚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互相應援不至狼狽至鉄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搥人胷下砍馬足此其明驗也日者也先出入不能禁禦紫荆居庸號稱關塞實皆坦途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五

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畫疆分守之制陸則掘地爲塹水則實櫃瀦泉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古人之已事今日猶可行也使臣內蘊忠悃外工專對漢文帝遣陸賈立屈尉佗宋仁宗遣富弼用戢契丹奈何專以譯人駟夫辱中國哉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記回日奏聞庶不至招釁啟戎矣往者漠北降人畱置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比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時遷徙其人

遠居南土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  
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  
化之又省俸給減漕輓不至重爲異日之患天下  
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  
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  
室不習攻伐轉冒工商一旦臨敵如驅羊拒狼幾  
何不殆今宜痛革其弊勤加訓練其令而不率者  
則誅以徇夫養兵則費出於民兵敗而民受其禍  
况守令腴民猶將帥腴兵也今宜嚴糾考慎黜陟  
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坐舉主然後貪墨者少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薦舉者慎民賴以安矣古者販繒屠狗被褐捫虱  
之流遭遇雄主類皆興王致霸而括以趙奢之子  
隕首於白起離以王翦之孫繫頸於項羽將豈必  
有種哉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  
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  
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閥公卿侍從  
亦令有知皆舉量能而任庶幾拔十得五將材由  
此而克矣蜀之圖興漢也恃諸葛亮宋之圖禦金  
也恃張浚二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

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收後效乃復

前官今石亨等將兵禦敵未聞推陷廓清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而爵晉通侯階登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忘忠臣義士之心乎宜令仍循舊秩勿躡新階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未爲晚也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頃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則人知所勸戒矣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正而加糾彈史官書言動以示勸懲君臣諮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決萬機也益以熟而察百官也益以明若僅封章奏八中旨傳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何由底雍熙乎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所謂仁明武卽中庸所謂知仁勇也非學豈能之哉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卽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

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

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於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今天下如金甌未缺陛下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書奏帝稱善三年遷司經局洗馬會也先貢馬乞通使廷議請勿報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我得益修內治七年遷右庶子天順元年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元

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如故尋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知經筵成化二年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叅預機務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又進禮部左侍郎四年久旱定之上言人主天也中宮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也意者謂陛下於中宮禮遇疏歟英宗皇帝出建庶人令配耦生聚天下稱仁今廊王女已及笄宜早爲擇配以繼英宗之志伊傳周召之告嗣王必曰成湯曰文武高皇帝德業隆盛願陛下取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寶訓與大學衍

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  
文武之意帝王致治保邦佛老不與焉今承平日  
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  
邊境日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縱未  
能盡去請於先朝所賜寺觀姑存其舊勿再增廓  
疏入畱中議者謂其言或泥古然所陳多大計不  
肯容悅慈懿皇太后崩彭時請合葬裕陵帝恐拂  
周太后意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卽聖母有言  
亦不可從也左右皆爲失色五年八月卒贈禮部  
尙書謚文安定之爲文援筆立就稿不易幅嘗有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五

質宋人名氏者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  
詳博一時制作多出其手於國史筆削尤多性孝  
友貧時授徒資養旣貴則分祿以贍族人弟賓之  
湖廣叅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皆嚴事定  
之如父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二卷策畧  
十卷杲齋集十卷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生而有文在其面有老人相  
之曰是類丞字後當爲相八歲能文年十九中鄉  
試初赴試時道經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翊行水  
中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之明年試禮部不第

入太學與三原王恕襄陵邢讓爲同舍生潔苦自勵以學業志操見稱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遷右中允侍講東宮憲宗卽位以舊宮條浸見任用歷遷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十年進吏部左侍郎直經筵珣自以待主上最久盡心開導時陳讜言聞者敬悚明年詔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人文淵閣預機務帝每呼爲東劉先生賜印章一其文曰嘉猷贊珣十年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珣丰姿秀偉整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卷十一

三

之儼然在內閣遇事直言無所回互員外郎林俊論僧繼曉內侍梁芳下詔獄珣於帝前解之得免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珣密疏力沮其謀又素薄萬安時時語坐客斥安負國且亾行安積嫌

往在叙細準簡而詳贊而腴最足爲記事

因與劉吉比而構爲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一日太監覃昌至閣召安吉赴西角門珣欲偕往昌止之至則出帝手封蔽視之乃許珣與太監汪直有連及縱子受金數事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也朝廷何不火之而以付臣等且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卽子有過珣亦未之或知也昌曰向科道官

劾汪直疏上已訖無劉名今聖意堅不可回二公  
不早爲計明且且將無及安曰珣親已老俟其親  
終奔喪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安曰如此則請令  
珣以親老乞休朝廷以禮遣之庶全君臣始終之  
義昌曰聖意正欲如此當以語劉次日珣遂上疏  
致仕而不及養親帝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珣欲去  
久矣此書蓋預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  
奏許之仍賜馳驛月廩歲隸白金楮幣甚厚一如  
安言其實排之使去者安與吉也先是汪直用事  
時大學士商率珣等共攻之帝震怒傳旨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三

責珣對益侃侃遂罷西廠無何復設珣常以爲憂  
言之帝不聽其後直出鎮大同寵漸衰言官交章  
發其罪有旨朝廷自有處置安揣知帝意始貝疏  
論罷珣雅不欲與安共事故不列名安等遂以是  
誣之然當時內閣三人惟珣爲獨賢景泰間常議  
迎鑾成化初與議慈懿皇太后喪禮有大臣之節  
爲人性剛不能容物好談論惡之者輒以狂躁目  
之卒爲小人所中帝以東宮舊臣亦知其無過竟  
迫于浮議遂使倉卒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  
閣安吉之黨乃益固弘治三年珣痛父歿哀毀成



疾卒贈太保謚文和其先丁母憂時曾廬墓側鄉  
人表其所居爲仁孝里嘉靖二年言官上其孝行  
遣官致祭賜祠額曰昭賢

岳正之剛方呂原之謹愨劉定之文如賈長  
沙劉珣節如申屠嘉能使之精神躍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三

軒輓耿九疇耿裕年富楊繼宗列傳

軒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未除官

督漕淮上冬月墮水既出擁被坐有司亟進衣不

受徐俟舊衣乾衣之授行人司副正統元年擢監

今人必以爲矯

察御史巡按福建劾奸剔蠹貪汚者多投牒引去

清理江南浙江軍政劾不職官四十餘人遷浙江

按察使前使奢汰不檢輓力矯其弊妻執井甕所

着寒暑一布袍而已居常蔬食與僚屬約三日出

俸市肉一筋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不過一豆

間或具雞黍聞者盡驚異軒廉使何上客乃割雞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卷十一

三

耶聞親喪隔宿卽行同僚不及追送服除擢副都

御史巡撫浙江時土寇吳金八等攻掠城邑殺長

吏輓至遣間諜懸賞格復調沿海備倭官軍分守

要害親督將士與戰平之福建賊羅丕廖甯八攻

劫尤溪漸抵浙境輓發兵指授方畧捕其渠魁賊

遂潰散改掌南京都察院天順初英宗加意用人

旣召耿九疇爲右都御史而以輓爲刑部尙書未

幾九疇爲石亨擠去輓亦病請致仕帝親召見曰

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一竹籠是汝耶輓頓

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已可再用乎輓頓首辭疾

帝賜白金爲道路費亨敗帝復思輓召爲左都御史總督江南糧儲而九疇亦召還爲南京刑部尙書輓復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時未午趣具浴浴畢問天早暮家人曰午矣欠伸而卒輓性方嚴遇人無賢否峻拒不與接其在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衣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其來輒避去不樂與之處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與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李賢稱之曰軒公鳥中孤鳳也在浙江與南海周新並名與耿九疇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二卷十一

言

軒耿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授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鹽法弊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廉直不可干以私條奏鹽法便宜數事著爲令遭母喪鹽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畱遷都轉運使時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也已而被誣逮至京事白擢刑部右侍郎屢

辨疑獄無所撓屈鳳陽歲凶盜且起勅往撫之奏  
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其地招徠流民七萬戶  
境賴以安尋奉命兼視兩淮鹽政奏罷易米法景  
泰初勅錄諸郡大辟囚九疇悉心平反釋寃囚二  
十六人有婦人至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  
弟殺婦苟誣服九疇廉得殺婦者出苟于獄人服  
其明代還巡撫陝西勵廉能屏貪墨威望益著先  
是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以故多  
偃蹇不奉束約九疇首奏改之邊將請增臨洮諸  
衛戍兵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  
精練習勤撫卹絕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一  
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田  
作秋冬輒徙入塞九疇奏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  
今民皆避寇失業大不職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  
治守帥之罪轉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爲燈  
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  
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事遂止繼  
以災異詔求直言復上奏曰天下有必然之理有  
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願陛下延儒碩以  
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元簡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三

帥以固邊疆此所謂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答  
之天順初議事至京帝顧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  
也畱爲右都御史時子裕任給事中上言臣父子  
同居要地非宜改裕翰林檢討九疇自慶遭逢益  
思所以報稱因奏陳五事曰崇廉耻清刑獄勸農  
桑節軍賞任風憲帝嘉納之時邊境多事九疇謂  
罪由石亨將率諸御史廷劾之事泄反爲誣逮詔  
獄帝察其寃僅謫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帝念  
九疇不置與李賢論人才及之賢曰九疇操行誠  
不易得乃召還將以爲禮部尚書旣至憐其老改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美

南京刑部尚書居一年卒帝深悼之曰朕置九疇  
于南欲遂其優閒耳而遽亾耶賜謚清惠九疇性  
孝友親歿遇亾忌悲慟如初喪事兄盡禮嘗慕司  
馬光之爲人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  
而已交遊不泛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於人材邪正  
之辨尤嚴累遭讒困卒不改其操子裕自有傳  
裕字好問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舉進士改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轉工科天順元年以九疇任  
都御史父子例不同居言路改裕翰林院檢討是  
年九疇以劾石亨貶而裕亦坐貶泗州判官尋丁

父憂服闋補定州成化初言者白其無罪復召還  
爲檢討與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歷國子監司業祭  
酒時異姓諸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類古諸  
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帝聞而嘉歎歷吏  
部左右侍郎進本部尚書當是時大學士萬安用  
事安故與裕不諧又李孜省私其鄉人欲使代裕  
位遂造飛語會進士陸瓌授鎮江推官瓌自謂先  
世蘇州人乞于他省改授吏部不爲覆奏又戶部  
郎中汪洪自宣府督糧回未久卽升參議併爲東  
廠所發瓌洪皆下獄侍郎黎淳坐調南京而裕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七

俸兩月帝旣已薄責裕科道更交章劾裕帝復宥  
之裕入謝旣出而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兩謝今  
乃一謝豈以奪俸故意不足耶命中使詰責用是  
調南京禮部而李裕遂爲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改  
南兵部叅贊機務尋召入爲禮部尚書時孝宗新  
卽位勵精求治所行大典禮併下裕議裕博通掌  
故酌古今引經傳一時翕然稱善又特重識大體  
崇王請朝裕言王雖至親于制不得朝况今歲畿  
所過供億民將不堪請遵祖制便帝乃遣書止王  
毋朝撒馬兒罕由海道貢異獸裕與侍郎倪岳極

言賈彞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勿令遠人啟窺何  
心畿內多自宮求進者裕疏請禁止違者治其罪  
自此民間自宮之禁始嚴弘治六年復爲吏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九年卒贈榮祿大夫太保謚文恪  
官其孫爲中書舍人裕美鬚髯善談論在吏部薦  
進賢才務協輿論不爲毀譽愛憎搖奪守正律身  
干謁斷絕義所不可卽內降墨勅封章抗議錚錚  
然不少貶屈也有弟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故  
遲之曰吾弟當如是人服其無私父子清修不營  
產業雖兩世俱登華要蕭然澹泊與儒生無異御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二  
卷十一

三

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謂廉介端貞莫如王  
翱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私莫如耿裕時論  
以爲知人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  
貢授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文廟配享從祀封爵  
禮儀九載擢吏科給事中上言國家可憂邊寇爲  
甚近年招納醜類糜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  
養亂招危必在于此宜遣還故土消我內釁府軍  
前衛幼軍原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死亾殘  
疾仍于民間僉補富者皆以賄免請於二十五所

內以一所調補又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爲僧道  
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享溫飽宜悉遣復業議多  
施行出爲陝西參政遷河南布政使歲饑流民至  
數十萬肆剽掠富賑撫之皆定會也先數侵邊乃  
以富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富執法嚴所  
至釐革積弊玩法者多不悅代府諸王亦怨之襄  
垣王遜燁誣奏富景帝知其枉勅王守法度勿得  
汚風憲大臣有小卒吳淮告富不法謂侵郭總兵  
坐于謙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  
秦晉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堯

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位諸  
總兵上以軍令出勦等故也淮妄言沮軍法宜究  
主者事遂寢先是富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  
厚反誣富景帝曰厚怨富誣富欲得自便富持法  
平朕終不以一人言辱賢臣也竟削厚官又按分  
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許富御史言富枉狀  
事得白天順初石彪在大同復忌富竟中富危法  
逮至京英宗素知富又大學士李賢力爲之解遣  
官體勘果無實狀得致仕去未幾起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轉左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四年召入



爲戶部尚書左右不悅富者輒巧譖沮富帝不聽  
謂李賢曰富能執法正宜司國計又以吏部尚書  
王翱年老謀繼之者賢曰非富不可帝益器重富  
不置成化初陝西數用兵督餉非其人軍興屢乏  
富薦楊璿余子俊可使吏部論富侵官富曰薦賢  
爲國非私也若事必任己恐乖推讓之美因力求  
去不許是年卒于官謚恭定富在位自以受知主  
上當任無所讓遇大事僚佐有未決者富言君等  
第無署名有利害我自當之性剛介特甚尤惡干  
請人度不能得之富事且行故言不可且不行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卑

言可富輒反之卽爲所欺亦不悔焉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獄囚桎梏久多瘕死繼宗慨然曰此輩卽應死  
奈何不令緩須臾哉時與食飲櫛沐活者數百人  
吏部尚書王翱聞而賢之薦知嘉興府繼宗攜一  
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而爲政則務恤民  
時時集父老問風俗禁民爲非博奕樗蒲之具市  
不得鬻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里有節孝  
令長各得以其名上其巨猾則立見鋤治不少貸  
有張昇者爲暴于郡吏不敢詰繼宗寘諸法民謠

曰虎去害除其樂何如里豪盜官絹上官欲貰之  
指豪語繼宗曰是富有失主繼宗曰朝廷乃失主  
告者何人也曰太守卽告者上官語塞御史行郡  
清軍杖人輒至死繼宗榜通衢曰御史杖人至死  
者詣府告理見御史曰爲治有大體公奈何欲補  
已絕之伍而殺不辜之命乎請以屬太守御史不  
能折從之顧怒甚將行突入郡衙繼宗引臥內簪  
篋示之敝衣數事而已御史慙而去郡當孔道中  
官往來索厚賂繼宗直與菱芡歷日中官曰我無  
需此太守幸多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卽

潘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至

發牒取庫金錢語之曰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有  
矣幸與太守印券他日好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  
繼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來朝郡縣  
官孰廉直對曰天下官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  
耳九年秋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輒  
仰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揚  
子異時官吏所需取辦和買民間供鎮守內臣張  
慶日萬錢繼宗悉裁罷之慶積不能平有兄敏在  
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

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勿與較上已知其人矣

聞母喪立解印跣哭出止驛亭下一老蒼頭挾衣  
數襲律書數卷相隨去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  
天京畿戚宦多侵占民田繼宗廉知盡奪而還之  
按部至黑水石門黃土諸鎮亭堠多不治繼宗仰  
嘆曰朝廷以腹心寄臣諸要害一不爲備設有緩  
急奈何督將士修飭夙夜戒警一時軍政肅焉會  
有日蝕星變之異求直言繼宗應詔請取回諸鎮  
守中官及罷中外文武臣貪殘害民者且曰臣效  
王珪確論督撫大吏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在  
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輶者在之知府必賢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二  
卷十一

四

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器不堪任使奏  
入不報而貴近益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按察副使  
繼宗單車之任并蒼頭去之洞徭反官軍數萬不  
能下繼宗親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  
衆望見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賴公活吾屬願受  
約束不敢復叛亂遂定弘治初遷湖廣按察使甫  
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曰吾以除貪污氣也于  
是人人股慄尋擢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  
南未久三司多舊僚相見歡好如初旣而出位揖  
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其不職者八

人黜之未幾卒于官繼宗常言吾初仕欲學包拯  
終不能及然所至發姦摘伏皆有異績其下畏之  
若神明論者謂於拯無忝云繼宗居憂時汪直往  
弔於墳所拜起手捋繼宗鬚曰比聞公名今貌乃  
爾繼宗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  
敢復言

此傳以清節爲綱其他才能特經緯而筆亦  
清辣使人讀之有餘畏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一  
卷十一

聖

此書以清節爲綱其他才能特經緯而筆亦  
清辣使人讀之有餘畏

難言

繼宗曰繼宗賤賈且穢黽晨未之類也直不

中其類也我豈手捋繼宗鬚曰比聞公名今貌

吾惟聞諸香醕飲酒無忝云繼宗居憂時汪直

往弔於墳所拜起手捋繼宗鬚其下畏之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周忱柴車陳鑑列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以應列宿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志許之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忱有經世材入仕幾二十年浮沉部曹洪熙中始遷越府長史人莫之知也當是時蘇州因國初爲張士誠所據其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暨豪強兼并没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一

入者悉以私租科稅故田賦獨重一郡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石松江常州亦然宣德五年以夏原吉薦擢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得其要領乃移行在戶部書曰忱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游惰勸耕稼蓋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興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今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常輕去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而無所容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其一夫戶

苞蔭也富豪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  
奪人子女賜之姓而目爲義男更其名而命爲僕  
隸是人旣得爲其役屬又不復更其差糧由是豪  
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減矣其一豪匠  
冒合也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差徭者  
率依歸焉在南者應天不知其名在北者順天亦  
無其籍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一人爲工而隱蔽  
數人有司不敢問比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  
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衰矣其一船居浮蕩也蘇  
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流移之人孳家於舟以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二

易爲名規免賦役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地之  
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舟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  
農夫日削矣其一則軍囚牽引也犯罪之人遣戍  
各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餘丁遣徒各驛站者  
又招鄉里小戶爲役使如淮安二衛蘇州遣戍者  
不過數人今填街塞巷皆軍人之家屬儀真一驛  
蘇州站徒者不過數家今連楫接棟皆囚丁之戶  
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姓名由是軍囚  
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消矣其一屯營隱  
占也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淞江等所

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民轉相依附州縣文書頻移衙所堅然不答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耗矣其一隣境避匿也有司教養無方禁令廢弛遂使斯民流移轉徙舍瘠土而就膏腴營新居而棄舊業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令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相容而置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寡矣其一僧道招誘也天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鄉里游惰之民率相依爲之執役假服緇黃僞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三

持鉢錫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勞者常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周旋者常八九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狹矣凡天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者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皆游惰不禁耕稼不勤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非立法以治之其害固未易去也於是朝中公卿爭言枕曉暢吳中事宜請令得便宜行事矣於是忱劄爲平米法令大小戶一例加耗請工部鑄鐵斛給屬縣

於是出入均平先是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  
宣德間詔官田減原額十之二三戶部止減抄沒  
官田而舊額不減忱乃與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  
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不勝者正在舊  
額官田請令蘇松嘉湖等官田準民田起科於是  
蘇州得減課七十餘萬石初各府秋糧無倉可貯  
糧長收之私家各日團糧侵漁不可勝計忱曰錢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命諸縣於水次置便民  
倉每歲覈夏稅秋糧之數填繇帖而分給之視舊  
所減三之一矣又於糧長中以力產厚薄分上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四

戶爲押運以均其勞逸遠近糧有存剩積之諸倉  
號曰餘米米有羨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  
十五更有羨乃奏立濟農倉水旱不時農民缺食  
及綱運丁風漂盜奪者賑給轉假秋成還官其修  
築圩岸開濬河渠人支餼廩不責償也又於農時  
假貸必驗下戶貧乏者給之亦以秋成與糧并賦  
若凶歲則再賑其好頑不償者令有司書其名不  
復再給是年夏江南旱三吳饑民三百餘萬盡發  
諸倉猶不足贍忱乃積思蘇松常三府運糧一百  
萬石貯南京以給官軍月俸若令就此給發既免



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亟請於上行之明年再饑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災先是民棄官田而逃者人一履畝卽執以償其賦良田多棄而不耕忱召民開墾而薄其稅以招徠之奏請絕戶官田不分舊額抄沒悉炤民田例起科其坍陷諸田復盡除其稅於是田野日闢流凶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船則出官厥民則自雇舟率三石而致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時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於淮安瓜州諸水次設爲交兌之法又恐兌舟遭風令州縣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卷十二

五

支糴餘米建倉瓜州以俟交兌而民運之困蘇江南馬草運赴兩京所費不貲忱建議運北者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改爲折色運南者則輕資赴彼買納人稱便焉先是洪武初以北方久被兵民不能買馬當站令蘇松常鎮四郡合民糧五百石以上者代出上馬一匹四百石以上者代出中馬一匹三百石以上者代出下馬一匹分給北直山東山西陝西驛遞而總其事于馬頭永樂中猶沿爲故事當編買之時三吳民糧不敷每馬一匹有編貼四五十家多至二三百家者一夫被勾則貼戶

數百民無甯日而鋪墊之費不與焉忱建言各地驛站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匹可以選補各驛附近衛所旗軍可以當站洪武初借編江南驛馬不過三千若今照數撥替占用官馬不多可免江南數百萬家徵歛勾稽之苦又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別貯厥倉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給米備償而馬頭科歛之患息方忱之初至江南也有所與華人多駮之法行既久東南無事常賦之外一無他役百姓不知有催科於是忱益務爲寬大凡置兵船建閘壩浚河堤修廨舍學校先賢祠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六

墓橋梁道路歲費以萬計皆取之餘米卽容有介朝士書來者人人得其歡心每議事入京師往返數千里但以尺符頒府縣境內帖然正統初兩淮鹽課虧勅忱巡視忱奏令蘇州等府每縣撥濟農贏米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準其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便之已又奉勅經理兩浙及松江鹽課時華亭上海二縣各場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治之一如治田賦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鹽丁復上言四事一謂竈丁貧乏牢盆莫

辨宜官鑄鐵鍋給之一謂竈丁之外復有滷丁竈  
丁辦課而已滷丁乃請煎煑今竈丁既貧滷丁益  
窘前代嘗有贍鹽官田分給竈丁洪武初乃責其  
田賦令二縣竈丁歲征秋糧五六餘萬請卽存畱  
本地免其兌運所省耗米存養滷丁及所雇補煎  
逃戶額鹽之人一謂鹽場舊設總催頭目赤身馴  
猾生事腴削竈丁失業職此之由請擇殷良竈丁  
充役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謂官課之虧由私鹽  
得售雖有緝捕陰寄心腹宜擇良民爲老人率里  
甲往來巡視私販發露必究所經道路及容縱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七

人則民間無所藏奸而鹽徒息矣上命速行之當  
是時忱所節竈戶運耗乃得餘米三萬二千餘石  
亦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分貯旣以賑贍鹽丁復  
補逃丁缺課又遠鄉竈丁艱于親煑者例出柴直  
亦貯各倉爲支給由是竈丁復業鹽課大殖九載  
考滿轉戶部左侍郎巡撫如故明年浙西以海潮  
噬岸爲患忱至海鹽築捍海塘通郡七縣役夫萬  
人自春至冬費以萬計度支纖毫皆出公帑民力  
畧無損焉忱旣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  
子益破去崖岸雖卑官賤吏苟有計畫必虛心正

訪所至問父老利病或微行與田夫野老談農桑  
瑣事以此益悉民情嘗詣吳淞江相視水利見嘉  
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崑山顧浦諸  
河使水汛流駛下流之壅盡滌至於金山衛獨樹  
營及劉河諸浦無不盡治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  
者不知其爲巡撫也然所興革旣大破成法諸奸  
猾不便者播流言沮壞之戶科給事中李素等遂  
言忱妄變舊章專擅科歛培多益少乞正其欺罔  
之罪忱上章自理言臣誠妄作聰明擅爲更變然

江南蘇常諸郡自永樂元年至宣德七年蘇州一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八

郡積欠七百九十三萬六千有奇松江常州亦然

臣受命以來破例立法正供無缺節省浮費更多

贏餘畱備賑濟及軍需供用未嘗煩國民間積逋

亦以次補完臣所坐如此願伏罪法司不恨帝乃

置不問而奸民尹宗禮等竊羨餘互相告訐以撓

其法忱乃召宗禮等問曰是反不便於爾耶乃謝

事不理叵何奸弊紛起民皆流涕道路及復故乃

安正統十四年進戶部尚書尋改工部仍巡撫江

南遣郎中朱昂趙泰主事吳復張愷隨忱分理諸

務景泰元年春奉勅同兵部尚書王驥豐城侯李

賢提督南京各衛所屯田以人言自劾乞罷帝召

忱還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復上章自理朝廷

良法立之

雖知其無他然竟以疾致仕忱既去戶部取忱所

不以易以一妄人處之誠為可惜古今皆然可為積餘米括為公賦官吏因之侵漁儲備蕭然其後

三嘆

三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忱歷事五朝幾

五十年巡撫江南者二十二年剛直不撓終始一

致其愛民也出於至誠又性機警能應變吳中歲

稔米值騰踴忱知湖州大稔令人多橐金往湖人

聞入賈來皆昂其直忱密戒止勿糴第盛言吳地

米價高移之可得倍稱於是諸賈爭運入吳忱乃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卷十二

九

盡發倉廩貸民市價大平諸賈失望忱乃召諸人

勞以牛酒出官錢平價糴之且給以屏履資諸賈

皆得意去倉庾復滿朝廷嘗以綵繪宮殿勅忱供

牛膠萬觔會忱赴京遇諸途勅使趣之還忱不應

至京言內庫貯牛皮至多歲久朽腐請以煎膠歸

卽以羸米市皮還庫也先犯都城朝議欲焚通州

倉絕寇資忱方入覲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

城餉宜卽以給之徒付煨燼何為時邊事孔棘忱

任工部兵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依數成造獨兜

鍍以水磨曠時日忱合鍍以錫旬日畢具忱於四

方陰晴風雨無不知有言于某日江中遭風失米者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取日記示之其人驚服性又強記人或以錢褻刑獄故亂其舊案試之忱歷言向支撥決斷時日按籍考驗無一爽者忱去後吳人遍立生祠祀之景泰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與忱同事者知府况鍾同知趙泰鍾自有傳泰字熙和潞城人永樂中舉人授常州府同知有廉惠聲濬孟瀆得勝二河置魏村開民不言勞歲旱禱雨立應飛蝗入境焚香籲天蝗盡他徙忱鍾奏減重賦泰亦檢常州浮糧請並減之秩滿陞工部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卷十二

十

郎中復佐忱巡撫江南以疾卒人皆惜之

論曰周忱爲國家理財節用之臣能虛心訪問善採衆謀計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爲之是以聲施至今尸祝不絕均是財用出入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哉夫亦盈縮于緩急貴賤之間而爲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及此嗚乎若忱者可謂古之遺愛矣

摹畫處使人奮然生任事之心篇章沉瞻力

敵班范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部武

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從尚書方賓扈駕北征軍事  
倚辦倉卒無所畱滯八年出爲江西叅議歲餘入  
爲職方司郎中會訛言上游將有變詔沿江擇郡  
守以車知岳州府三歲郡大治復入爲職方郎中  
宣德五年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勅往山西遼  
東甘肅清屯飭邊所至皆有實績正統元年朶兒  
只伯寇涼州命尚書王驥等經畧而以車叅贊軍  
務副總兵劉廣援鎮番遇寇而退寇逼涼州廣閉  
門不出寇大掠而去反冒功徵賞車劾其罔上不  
法詔械廣父子至京師又甯夏守將胡清滕暹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十一

師失律鎮守太監王貴部下賽因不花等漏泄邊  
情叛亾復歸貴匿不以聞車並劾奏帝嘉其公忠  
賜白金文綺以旌之有長脫脫木兒者永樂初隨  
其部長來歸未幾叛去至是復來歸車以其叛服  
不常請薄賜賞賚徙江南衛所給以室廬厚祿無  
使同類交引爲中國患下部議尚書王驥請依永  
樂間例處之河間德州車議遂不行旋以敗朶兒  
只伯功進俸一級車盡心邊務尤杜絕徼幸凡有  
功賞雖奉詔必覆驗而後行詐冒者必據法糾正  
指揮劉永訟車滅其功賞永有內援降音嚴詰車

言永功不副賞臣何敢市恩以枉軍法岷州土官  
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其所陞官能復  
以爲請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  
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  
得官則捐軀命死敵者何以待之陛下倘以能士  
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爵人莫敢援例若以詐冒  
得官則軍法不信臣竊以爲不便帝深嘉其忠復  
遣使賜白金文綺特命進從二品祿三年進兵部  
尚書仍叅贊軍務旣而事平召還理部事侍經筵  
尋請歸省墓定限往還賜鈔遣焉明年還朝疾作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十一

遣大醫日往視尋空車歷仕四朝操履清潔在江  
西時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其府官以舊知餽蜜一  
罌發視皆白金車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邊  
將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斥去酒肉不御凡公宴皆  
不赴其介特多此類故當時稱風節者必舉車

陳鑑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四川道御  
史遷湖廣按察司副使再歷山東浙江皆有名稱  
宣德十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正統  
二年詔兼提督甯夏延綏邊備六年代還踰年又  
命鑑往且聽便宜行事九年進右都御史尋以延



齊甘肅邊務廢弛詔鑑與靖遠伯王驥往理之  
年又代還鑑自宣德末出鎮陝西十餘年間兩被  
徵還隨以陝人保留故入朝未幾旋即赴鎮至是  
始召還理院事不復遣矣英宗北轅邸王監國鑑  
同尚書于謙等奏如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  
至數千言請族誅之痛哭聲徹殿庭王遽起入太  
監金瑛傳令旨且退衆欲粹瑛懼入請命縊籍  
振并其黨彭得清等家磔振姪錦衣指揮王山于  
市衆心始定于謙慮奸宄乘亂竊發建議分遣廷  
臣撫綏軍民因薦鑑及羅通曹叅楊信民等奉勅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三

卷十二

三

往而鑑往通州河間至于臨清所在措置得宜軍  
民安堵景泰二年陝西歲饑流亾塞路軍士萬餘  
人控所司願得鑑來賑恤活萬姓監司驛聞朝廷  
慰諭遣之居一年賑貸撫摩襁負咸歸還朝賜玉  
帶白金綵幣進太子太保榮祿大夫左都御史理  
院事鑑性寬恕品格端凝偉貌豐髯白爲御史居  
官恪慎而風裁儼然在陝西儲峙糧糗如此措置使選厲將士  
與凡水利屯種咸悉心籌畫曲盡其道又於甘肅  
甯夏極邊修築臺堡千餘所雖寇騎突犯常先事  
爲備不至喪失故每還朝陝人必遮道泣送不忍

人那得不愛戴長民者不視此鼓舞其八必上

本無情

舍比至懽迎或走數百里外久旱鑑至必雨雨久  
必霽人益愛戴之呼爲黑髯慈父云然在院建白  
殊少以疾乞致仕給驛歸卒謚僖敏

三人以通材懋績著文亦有組舞磬控之樂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西

伯鍾白昂李敏葉洪李孟賜李衍林泮謝士

元夏頃邢表列傳

伯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長身白皙不  
妄語笑授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一時中官奉  
使過淮者皆屏不與見風節大著又按應天浙江  
皆力持憲綱凡行臺亭榭舊以備遊眺者悉封不  
視嘗曰小民之不得安於田里者有司虐政害之  
也彼賣菜傭何爲哉一時墨吏皆望風引疾去還  
掌諸道章奏都御史馬文升爲汪直所忌諷鍾劾  
之鍾不可遂被譖受杖卒不屈以都御史王越薦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五

遷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十八年遷右少卿明年  
大同有警命鍾出撫畿輔事定還朝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府兼督紫荆等關二十一年召爲  
刑部右侍郎遭母喪歸道與都督王信遇諸漕河  
持體高簡信以其慢已乃以事中之服闋謫知雲  
南曲靖軍民府改徽州復召爲大理寺左少卿三  
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兼總督糧儲擢  
廉吏禁侵漁歲大水條奏寬恤事宜戶部格不行  
時遣廷臣齎帑金賑杭嘉湖三府因上言蘇松杭  
嘉湖五府均赤子也論賦役則蘇松爲重論災傷

則三府較輕今三府蒙賑恤而蘇松之民乃獨不  
蒙軫念乎帝覽奏感動又言江南水旱頻仍蘇松  
下田苦水而徽甯山田苦旱請停本年貢物勸民  
輸粟備賑俱報可六年召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  
儲八年改吏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十三年遷戶  
部尚書時國用不足上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  
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書工番僧酒饌  
天下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祿廩量爲裁  
減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  
醮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其辭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十六

剗切又創板庫以貯羨金積至四十餘萬兩在部  
四年屢賜金幣有疾遣醫診視慰諭有加會貴戚  
奏乞鹽引鍾執奏不與帝卒從之而以不能檢其  
子爲言官所論鍾不自安請老給驛歸武宗卽位  
詔進榮祿大夫居家以書史自娛言及時事輒鬱  
鬱不樂正德六年卒年七十三病且革其子以後  
事請不答但曰天下事大可憂而已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南刑科給  
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忤旨自南京械至下  
詔獄已而得釋成化四年因災異上言六事其畧

謂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罷織造  
矣而織造自如禁權豪不得中鹽不得乞地矣京  
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已而皆如故願陛下守大  
信勿以親倖易度頃之御史謝文祥論事得罪昂  
奏文祥所言誠矣但因而竄逐恐言官解體非盛  
世事遷應天府丞歷南大理寺少卿進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兼操江時巨寇劉通嚙沒海上昂調兵  
遏其歸路通大窘乃宣布威信縱之去通感泣盡  
率其黨以降昂做古在泮獻囚之義坐太倉學宮  
受之執通送京師進右副都御史尋遷南兵部右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四  
卷十二

侍郎鳳陽皇陵圯詔治之時歲歉輿大役人以爲  
憂昂刻期督工役速而費省且以贏錢賑恤災民  
民不病饑弘治三年改戶部左侍郎河決金龍口  
漕運多阻昂奉勅往治從上游相度水勢發卒數  
萬自陽武至儀封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至  
尉氏下潁州合淮水入海於是修汴堤樹以萬柳  
又命郎中婁性于宿州濬古睢河入運道命主事  
謝緝築蕭縣徐集諸口復白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修古河堤自東牟至興濟鑿小河十三道引水入  
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水贏縮

以時開闢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以濟時高郵甯  
社湖震蕩善覆舟乃用知州毛實言開復湖于東  
岸連亘五十里名曰康濟舟行往來便之進右都  
御史掌院事以天下衛所士卒于去其五所司侵  
牟莫可究詰預覈尺籍定數俾清軍御史案籍搜  
考以絕奸欺六年拜刑部尚書昂議法嘗本忠厚  
御史李興以疾惡過甚捶人至死論辟昂曰興固  
可罪然所致死多奸豪大猾與故殺者殊科興因  
得免嘗思條例繁多吏得因緣滋弊廼刪複釐靡  
奏頒中外官司守以爲式晉自誦曰君子之心公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大

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治獄平反  
爲多然性尚圓通善因事爲功故事成而人不忌  
之在部七年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卒贈  
太保謚康敏毛實餘姚人成化間進士知霸州以  
霸爲九河之交多水患乃自黃岱口至清河口築  
堤九十餘里以防桑乾河之衝自莫金口至苑家  
口築堤三十餘里以遏中亭河之溢或謂皆受昂  
指云昂子圻字輔之年十九舉進士由主事數遷  
至浙江叅議時有承劉瑾風旨議開處州銀坑者  
圻執不可不得已請以贖金充內帑旬免事得寢

鄞少年爲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鄞人執少年使大  
噪圻曰中國匹此人何損治體而乃以瓌瓌啟邊  
釁縱逸去長興有田疇於水凡八十頃而稅仍在  
民民病甚圻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圻率  
民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  
擊之賊解散去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府尹遂  
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上便宜七  
事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而所出者反至一  
百五十餘萬圻以爲根本重地儲蓄減耗至所出  
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四  
卷十二

尤

丞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湖廣道監  
察御史天順初貴州苗蠻作亂奉勅往撫之比還  
巡按畿內振肅風紀人不敢爲奸嘗行部薊州見  
饋餉取道海口多遭覆溺因建議別開三河避風  
濤運艘得直抵薊州軍民使之出爲浙江按察使  
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成化十三年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逼近漠北游騎出沒

守墩軍輒被掩殺斂簡壯士設伏伺其至突起擒之自是不復犯又以山東南輸糧赴鎮每歲數萬石皆更涉險遠運費數倍斂計正支外悉令輸銀將士得以市戰馬治軍裝邊用益饒民力不困居二年召爲兵部右侍郎時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附汪直啟邊釁數以威脅兵部斂屹不爲動未幾以疾乞歸二十三年河南大饑斂方家居條上救荒數事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荆等關明年改命督漕淮上因極言漕政宿弊皆由京通二倉官吏責取羨餘正額日虧盤剝守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三

候積不能堪丁役逃亾大誤漕計是利歸官吏而害貽軍國也宜嚴加禁革令巡倉御史覺察奏聞至于改兌糧米乞納通倉免其赴京便勅下所司行之尋進戶部尚書時水旱見告所在乞免田租章滿闕門斂手自裁決奏報曾無畱滯孝宗嗣位例行賞賚而邊境方以乏儲告又成化之季工役齋醮冗官濫賞費皆累鉅萬府庫爲之虛耗斂悉心籌畫因言鹽法爲國用所資比者歲久法壞當簡風力大臣往經理之詔如其議而是時諸貴戚頗恃恩幸與民爭利有欲請京畿隙地及乞鷹房



牧馬場千頃者敏悉執奏謂畿內地祖宗朝貴戚故嘗乞請朝廷不許而以與小民至公也令不可中變又言鷹房牧場止二百餘頃其餘皆民產也今奪耕耨之區爲牧放之所不可以示天下已而事並得寢會京師大水詔群臣陳時政闕失敏復極言畿內官莊之濫勢豪之橫其言侃侃貴戚爲之斂戢在部五年以疾致仕敏歷仕四朝留心國計其所論列愷切而暢於事理生平篤行誼好儒雅所得祿賜悉以分諸昆弟故人家無餘財嘗因親喪里居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四卷十二

王

謚恭靖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有與淇同名同官者言南城事英宗復位言者已外任誤執淇鞫之備極慘刑久之察其枉逮言者伏誅而出淇知武陟縣歷遷廣西按察司僉事

補南甯寇詔賜綺帛遷陝西副使備岷州撫松潘

賊以功進按察使成化二十一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尋改大同贊理軍務弘治元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四年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哈密陷于吐魯番守臣欲處之內地請給廩食以遷淇不可曰是自禍也事得寢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曰謀國惜財用獨不患轉輸費耶國初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米豆商人近邊轉運以故耕者趨利邊地盡墾城堡倉廩增至數萬淇以爲就邊納糧價少而商人有遠涉之虞不若於運司納銀價多而商人得易致之便遂奏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三

兩淮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輸太倉銀庫收貯分給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雖得稍贏而邊地遂至荒蕪倉廩爲之日傾年例之銀官吏侵蝕散及軍士十僅六七糧價騰貴邊計日絀洪永之法不可復矣或曰淇與大學士徐溥同年厚善此議實溥教之而淇家居淮上鹽商皆其鄉曲故意主法有不便商而不計其誤國也九年充廷試讀卷官忽眩仆於御座前遂致仕卒贈太子太保從子贊歷官刑部侍郎

李孟暘字時雍睢州人以鄉舉卒業太學祭酒邢

讓爲言官所訐下獄孟暘率同舍生詣闕請代黜  
氣激烈義聲動一時舉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  
事中奉使大同歸陳邊備十事多見採納所言民  
壯事著爲令時占城爲安南所侵其國王遇害詔  
遣使封其弟齊亞麻勿菴爲王未至而勿菴死其  
臣提婆菩賄使臣取所封印意圖自王使還其國  
人復推勿菴弟古來以請帝怒坐前使罪遣孟暘  
往定之孟暘上言占城險僻安南未靖而提婆菩  
又圖自王萬一弗順損中國威宜縱來使傳命古  
來出境受詔使提婆菩歸所封印仍勅安南悔過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四  
卷十二

三

勿得妄有所侵帝以其言爲然孟暘留廣東數年  
卒致古來於崖州定其封而還蓋成化二十年也  
遷禮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出爲湖廣左參政進廣  
西左布政使八年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請改折勲臣祿米以省轉輸民便之進南京戶部  
侍郎于五年進南工部尚書中官議修舊宮計費  
以百萬孟暘曰國家定都北京爲萬世不拔之基  
修此何爲議乃寢南畿織造多取資葦課歲久爲  
勢家所侵孟暘一清之于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言者欲蠲葦課孟暘言葦洲人爭佃之其利可知

苟蠲其課而用不足則將加派於民是損本實而益浮蠹也人服其遠識正德初見權好用事慨然曰可以去矣抗疏力請致仕錫誥給驛月廩歲隸如制卒年七十有八孟暘明經博學所爲文號南岡集弟孟暉同榜進士官按察使以風節著

李衍字文盛隆慶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遷郎中成化初出爲河南右參議檄所部戶樹桑棗長吏歲上其數卽用以課殿最農政具舉內艱服除改理四川松藩糧儲見彭索河荒田召問土人地可耕而棄之何也衆謂生蠻爲患衍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十四

要害設墩堡塹柵爲防民耕無擾時松藩有堡曰張臘茂州有堡曰松溪往往爲生蠻所攻衍督兵擒斬數百人蠻乃遁捷聞賜鈔幣灌縣都江堰壞歲役夫四萬人修之吏因緣爲奸堰卒不成衍減其夫十之八吏無所牟利不逾歲而告成久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十六年進戶部右侍郎巡視山海關兵備置牀子弩萬五千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木飛石各數十萬塹山城峭壁東西數百里入爲左侍郎權尚書事時畿輔大旱穀不登當輸邊者類橐銀就糶穀踊貴衍奏請輸銀太倉

而以太倉米輸邊米價遂平二十年總督三邊軍  
儲兼賑饑民時關陝不雨三年矣衍步禱輒雨引  
涇水爲渠以溉田民賴其利還朝賜賚有加明年  
爲本部尚書督京通倉僚吏熟其名無訛法者衍  
簡直與人不能委曲雖權貴不爲掩護權貴人亦  
多怨之言官論其偏刻遂致仕弘治五年以立太  
子恩進階一品年七十四卒於家

林泮字用養閩縣人成化八年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歷寺正以治獄名出知廣州府郡有藍澹  
諸蠻峒肆亂泮督兵入其巢擒斬渠魁因圖其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三

形會兵盡平之豐湖堡十三村民聚爲盜親入其  
村諭以威信盜悉化爲良民遷廣西參政督屯田  
糧儲時逋糧三十萬莫能辦泮聞湖南米賤乃下  
令減直徵銀糶米湖南逋糧遽足歷江西左右布  
政使入爲順天府尹進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尋  
進南京戶部尚書時劉瑾亂政大臣多以中旨罷  
泮旣出都詔勒致仕復坐以他事罰米二百石輸  
邊泮性廉介歷仕三十七年歸無室廬寄寓僧寺  
生平重節義知廣州時嘗過匡門山見大書刻石

上元丞相伯顏滅宋于此泮磨石改書宋太傅樞

即此已可傳

密院使張世傑死節于此

謝士元字仲仁閩縣人景泰間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通州倉上疏言事尚書年富器之時與閩宦抗闖不勝忿計中傷士元去羅織士元罪卒無所得出爲建昌知府大新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行射法購書萬餘卷貯講堂建祠祀李觀表孝子節婦閩爲敦化表忠勸學三圖圖系以詩俾絃誦知嚮慕俗爲之一變先是民習僞訟士元至羣懷僞券訟田宅推其豪者一人先入甫上券士元疾叱之曰僞耳僚吏愕不知所所以士元笑曰券今式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三

所訟乃二十年事豈非僞耶民驚以爲神皆逸去歲饑士元捐俸金爲倡勸富民開廩延糴民賴以濟九載秩滿民詣闕上書請畱詔加俸治事如故以憂去服闋補廣信府永豐有銀穴久闕而處州民常盜發動至數千人兵吏憚其驍曠皆自憎時士元遷四川右參政將代或勸士元先去以避其鋒士元曰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乃勒兵循靈山以東趨之賊陽遁兵亦休且炊賊突至遮刺士元傷左股血流洞鞞士元裹創力戰獲其賊首俘斬甚衆卒塞銀穴而還旣至四川東鄉故盜

數三劫巴縣有司莫敢制士元督兵捕斬數百人盜幾盡衆議徙縣士元不聽曰盜不畏遠畏有備耳檄縣吏修隍以土兵戍之卒亦無憂居六年以廷薦卽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有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託行邊馳往指揮部署壁壘肅然賊大恐私幸其未發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得幸見公士元褰帷徐行命譯者揚言德威慰遣之事乃定先是輸邊者多爲姦利士元遣吏覆覈得漕米十三萬石有奇會大祲流民趨就食士元爲廣室十餘區糜以食之醫病葬死給歸者以符使傳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三

至其家所全活數萬人弘治中以疾致仕又三年卒士元性孝友弟若姪終身不析居遇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尤惡邪術在建昌南城民得石像蒙腐鼠置屋上羣鴉噪啄往來翔集民佯驚聚其隣觀之咸以爲神趨祀者日衆士元取其像碎于庭乃止士元喜論兵晚年好讀易作玩易軒所著有約菴稿數十卷

夏埴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

巡按廣西福建皆以除貪戢盜得名天順初清軍

江西勅鎮守太監葉達不法狀直聲益著六年遷

廣東按察使兩廣舊用兵守城時兵不足以禦民代之頃曰疇無父母妻子顧使舍其家以衛人哉悉遣歸民皆感泣曰夏公活我也頃復上言獠獞之亂脅民爲賊進則驅以當矢石退則殺之民之苦賊久矣今用兵不已饋餉日增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不可不熟慮也請慎選府州縣官撫綏招徠俾耕鑿之民懷恩固守脅從之衆聞風來歸又擇方面大吏總領其事則任專而人附今日急務莫切於此帝是之都御史韓雍等旣破賊凱還後張俱具頃徐進曰師以爲民乃以燕樂病民可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天

乎雍改容謝成化初遷布政使已徙江西人咸喜曰是能抗葉太監者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境連苗獠多劇寇頃立互知會捕法賊皆斂戢古州苗萬數徙居爛土已久有誣爲賊鄉導者廷議逐之頃亟奏曰馭蠻如馭虎狼靜則置之使不疑動則羈馭使勿爲患今方靜奈何動之事遂寢松茂請益兵頃謂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以精銳四千八百人更成一無所增條上六事曰嚴責成以馭將慎舉錯以安民權事宜以制變量繁簡以任人重將權以禦寇賊設官攢以典出納皆撫馭要



計尋引疾歸生平剛介廉潔未嘗曲意於人人亦  
不得干以私好讀書職務填委未嘗少廢然頗涉  
高亢且不耐事故卒以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鏞  
宇德樹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時李孜省亂政不欲  
仕上書乞近府教職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  
俾歸益讀書弘治初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御  
史湯鼎給事中方向中書舍人吉人各上疏言時  
政論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太監蔣琮等以直  
節相標榜御史魏璋希吉意劾鼎逮錦衣獄辭連  
智等鏞適謁選抗疏論掾言文祥等皆以言得罪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  
卷十二

三

夫言官無流竄之加不足彰其譽罪愈重名愈高  
但非人主之福耳惟聖主優容之則言者無禍亦  
無名各固歸於人主矣因極論劉吉等壅蔽言路

吉大怒矯旨併下詔獄尋釋之遂謝病歸家居十

年始起赴選選人即能言大事如此使此輩居言時火篩入寇廷議急征勦鏞獨以寇

患路天下事豈足慮哉雖可憂而蕭牆隱禍尤切復上疏陳自家抵都

數千里間百姓流離賦役煩苦勢豪橫害與有司

不能鎮撫歷叙其饑饉流囚之狀且引宋太祖燈

宴爲戒乞移見在之冗費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

財充爰用疏人不報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

太監違禁受民詞疏請奪其權復不報乃請假終養嘉靖初詔起用以老辭年八十餘卒初父墳撫四川時鏃方弱寇卽爲詩以盈滿諷墳欣然解組歸五年而歿當是時墳父子皆以清節直行著於東南

遇事則直前遇事則恬退世少此人

邢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獲嘉知縣民狡獪多盜表專結以恩信均徭薄賦復流民七千八百戶擇民間俊秀子弟建社學教之久之境內無盜以治行高等擢彰德知府調衛輝歷山東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三

布政司左參政進右布政使以憂去服闋補四川值旱災道殣相望修常平倉法出庾廩賑恤全活數萬弘治三年卽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表言川事之壞由土司之驕滯也且制苗未可純用漢法而貪帥往往好爲激變以邀功名諸徧裨又多紈袴子弟柔脆不任馳驅以故竊發本易制也必縱之而使張卽大創亦易舉也又必弛之而使蔓蓋不蔓則無以糜大官之錢不張則無以爲封拜之地此西南諸蠻所以易戢而難靖者職斯故也乃簡壯勇充都伍誅首惡安反側置戍建

堡烽埃相望于是伏莽遂息又言大荒之後繼以大兵民乃艱食亂是用長竊謂屯田不舉非所以計久遠也顧屯法之不行者緣歲有豐歉而租無增損一遇凶荒穀未登場追呼已迫此邊陲所以饒可耕之田而草萊彌望荷戈之士不免庚癸之呼也今與軍民約課耕不課稅俾沿邊曠土盡力開墾粟多則價賤以銀易粟農民無輸將之苦而邊儲無匱乏之憂此百年無弊之道也奏上報可行之二年得羨穀數萬會有建昌之役戎服臨陣者八閱月以疾卒于軍歿之日家無餘貲軍民縞素者數月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四卷十二

三

一傳雖若無赫然之蹟而勁潔雅素使循良高蹈之節畢見無遺不愧良史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舉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蠲鹽池逋課二十萬人皆德之遂遷其省按察司副使召入爲順天府尹擢兵部右侍郎時承平久軍政漸弛驥以整飭戎備爲己任奏減內外衛所及王府護衛餘丁之在營者又定陝西衛所軍士更番操練法九載進尚書坐議邊事遲五日期與侍郎鄭埜同下獄尋釋之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數侵掠甘涼諸邊諸將莫能禦於是英宗命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三

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性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寇至魚兒海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英宗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徇驥故秘之而疾驅至軍中大會將士方就列問諸將曰曩大軍追敵逗撓誤事者爲誰諸將伏地頓首曰諸將皆無狀然先退者都指揮使安敬也驥命縛敬立斬轅門下而顧都督蔣貴曰公爲大將遇敵輒引退亦當死貴惶恐伏地不敢仰視久之乃稱詔責狀以聞一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

兵畫地使諸將自爲防禦會別部把禿孛羅寇莊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盡收其男女駝馬以歸軍爲之一振驥以二月出八月還京阿台尋復

入寇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爲副而特命

何異敘衛

驥往監督諸將悉取進止驥謀知寇營所在乃選

青之用武剛車時

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直搗狼山而自與任禮等

率大軍爲後繼且謂貴曰勉旃不成功無相見也

貴遇寇於石城擊走之驥曰寇未大衄驟退且復

來使我疲於奔命非計也乃令貴復帥精騎二千

出鎮夷關晝夜兼行追及大敗之得其左丞及裨

潛蒼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卷十二

三

將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

千計驥與任禮兵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

五人萬戶二人招降部落數十帳窮追至黑泉而

還右軍趙安等出昌甯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

赤三十人駝馬甲兵稱是是役也分道出塞期會

夾攻轉戰二千餘里阿台走死論功貴禮皆封伯

而驥以兵部尚書兼支大理寺卿俸尋詔還理部

事六年有麓川之役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

一郡宣慰司土官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遣將討

之不利廷議遣官招諭而王振方用事喜功名驥

知振指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細廷議拜蔣貴爲平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  
之轉餉半天下瀕行賜驥黃金兜牟細鎧蟒繡  
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會天大暑衆請按兵  
驥曰賊方熾毒吾民敢阻軍者斬於是部署諸將  
至金沙江分軍三路搗上江寨上江賊扼塞攻三  
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攻斬首五萬餘  
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賊乘險自守驥督兵深  
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敗其象陣於泥溝  
箐拔摩泥寨長驅抵麓川俘斬及溺死者數萬思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言

任發奔緬甸以大捷聞而是時維摩土司韋郎羅  
僭稱廣新王詔驥移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  
也遣偏師壓其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驚潰韋  
郎羅走安南卽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王大懼  
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司儂郎與  
沈正交惡構兵十餘年驥移文諭之立解師還帝  
遣戶部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旣入見  
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予鐵券  
世襲拊揮同知賜賚逾等貴亦進封定西侯驥自  
是以勲爵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而是時思任發

尚竄緬甸其子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  
驥總督雲南軍務于是驥率都督冉保毛福壽及  
定西侯等會木邦等蠻兵進討而思機發走入緬  
甸竟不可得僅縱兵搗其巢俘其妻子及從賊百  
餘戰象十一立隴川宣慰司而還驥加祿三百石  
貴五百石叵何思任發爲千戶王政所殺而思機  
發克暴益甚數入寇時定西侯已死復以驥爲總  
督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  
立柵西岸驥潛渡破之賊又立柵於鬼哭山巔驥  
縱火連破諸寨墜崖谷死者以萬計而竟不能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三

思機發當是時王師屯孟邠其地在金沙江西去  
麓川又千餘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而窺大軍  
亦欲還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驥度賊終  
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  
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議者頗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雲南訓導詹英抗  
言驥等多役民夫麾下大軍一日起行互相蹂踐  
又每軍負米五斗跋涉山谷不勝其苦自縊者多  
師抵金沙江傍徨不敢渡旣渡縮朒不敢攻指揮

蹄宣翟亨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  
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  
主之僅停獎勞而已尋改驥爲平蠻將軍討貴州  
苗獲其魁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再加歲祿百  
石予世爰土木之難廷臣劾振因連驥景帝以驥  
多功置不問復召爲總督南京機務南畿素習偷  
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以所馭軍法教之而尚書于  
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帝雖罷驥而內猶  
嚴之時禁私役閩人惟黔國公甯陽侯得留四人  
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躍馬食肉縱酒盛聲伎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五  
卷十一

三

如故會石亨等奉英宗復辟驥與焉仍召領兵部  
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祿大夫  
柱國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  
謚忠毅子瑞嗣瑞卒子添嗣添尚嘉善長公主卒  
子憲嗣憲卒子瑾嗣瑾卒子學詩嗣學詩卒無子  
弟學禮嗣從驥南征文吏中名最著者爲楊甯侯

璉

楊甯字彥謐歙縣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正統四年朝廷命將討思任發甯隨行次麓川賊  
遣人僞約降衆皆喜甯獨曰兵未加而敵降是誘



我也衆以爲迂因請督運金齒已而師敗衆以失機譴甯因此知名遷郎中六年兵部尙書王驥大舉伐麓川仍以甯行師入境甯督戰攻賊上江砦矢石如雨甯戰益力遂克之進攻沙木籠山賊柵險拒守甯曰賊狃于前勝當多方分其勢使不暇併力乃可圖也驥從之令諸將並進連破七寨事具王驥傳師還超拜刑部右侍郎九年叅贊雲南軍務至鎮練兵伍督屯耕有土目恭頌者嘗隨征有功甯奏置隴川宣撫司以項爲宣撫人皆悅服時朝議以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諸蠻或謂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三

地險惡多瘴癘不可城甯曰我知奉命而已違恤其他卽往相地度工勵諸將士月餘而工畢因建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其俗境內化之十一年召還復命巡撫江西時浙閩東粵寇盜並發江右當其衝甯按郡縣增修城垣練兵爲備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皆畏避不敢犯甯益鎮以簡靜暇則徧歷諸郡宣上德意詢求民瘼遠近以安景泰初入爲禮部尙書與胡濙同治部事未幾以足病調南京刑部尙書天順改元致仕歸踰年卒年五十九子偶以甯麓川功授徽州府世襲千戶

侯璉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大志舉山西鄉試  
第一宣德二年成進士爲行人會四川雲南廣西  
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命璉往悉爲更正而還帝  
以爲能尋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趾抵關關門甚  
卑璉先驅者請偃而入璉不可曰此中國所謂狗  
竇也土人出入固當豈敢以辱天使請從此還交  
趾人爲毀關乃入由是事璉益謹及歸毫髮無所  
受遷兵部主事嘗從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出  
鐵門關禦寇有功進郎中尚書王驥討麓川璉叅  
軍事賊攻大侯璉州璉率偏師往救令曰賊驕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三

我宜速戰掩其不備可破也卽麾兵亟進賊出不  
意大潰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寨時驥  
至麓川賊據險隘軍不得進璉由高黎貢山兼程  
夜行與大軍合壓其巢遂平麓川師還拜禮部右  
侍郎叅何遂代楊甯鎮雲南予勅便宜從事會再  
討麓川餘黨璉引偏師由平崖南襲思機發所居  
寨獲其妻孥及輜重萬計捷聞遷左侍郎母喪歸  
葬畢促還鎮尋改兵部左侍郎時思機發竄孟養  
復命王驥南征璉與都督張軌分兵進勦抵金沙  
江造船先濟斬獲功爲多還鎮雲南景泰初遣使

賚勅嘉勞值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軍往討時普定圍急乃自雲  
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  
大敗圍解遂趨貴州都督田禮以兵來會克龍里  
甕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諸圍俱解捷聞加  
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時暑雨進兵中  
瘴癘昇至普定對將吏無一語及私惟飭以會兵  
進勦無遺民患而已遂卒年五十有三帝聞甚悼  
惜之歸其柩於澤州官爲營葬焉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博涉書史爲文章援筆立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五

善騎射好談經濟大畧年二十六中景泰二年進  
士方對策大廷忽旋風掣其卷颺去監試御史爲  
言得給卷畢事逾年朝鮮貢使至攜所颺卷以進  
景帝見越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因授  
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每視朝見越進止奏對數目  
屬之特遷山東按察使大同報警議置巡撫帝喟  
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  
乃以越請延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帝望而  
喜曰此非快御史耶可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  
史以行會邊警稍息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卒伍修

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還京病良已成化三年

協理院事入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襲破敵於崖窰

川又破之於黃草梁進右都御史先是文臣視師

者從大軍後坐擁旌纛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

而始多選跳盪武騎爲腹心親與寇角或設伏邀

擊破之故所至有功九年十月同武靖伯趙輔統

兵搜套越諜知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等渡河

分寇西路而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甯遊

擊將軍周玉將精騎五千襲之出榆林過紅兒山

踰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三十里將至分兵千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罕

爲十伏而身與甯等張兵爲兩翼薄其營大破之

擒斬三百餘級獲女穉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

而還滿都魯方行剽至韋州輜重充溢以牛車爲

營衛越命副總兵王璽等邀擊之斬其紅衣二驍

將衆潰圍而去明日總兵劉聚又伏兵敗之於三

全及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

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自滿都魯等據套以來朝

廷三遣大將聚兵八萬費軍需巨萬皆莫敢深入

當此之時越爲奇功加太子少保總督三邊未幾

徙鎮固原自以功大賞薄爲尚書白圭所抑怏怏

孩疾請還京師命與李賓同掌院事兼提督十二

越功大賞薄壯心難羈因卽安于汪直以自見

團營因請移所加官爵賞破紅鹽池將士不報進

固其倖薄無守亦國家自失威柄有以罪之也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時太監汪直用事年少好言

人主御將可不慎哉

兵越陰附之適大同告警詔保國公朱永爲將軍

越爲總督直監其軍越至大同大破敵於威甯海

子而永無功語在永傳捷聞封奉天翊運推誠宣

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甯伯仍兼左

都御史賜券世襲越旣受封宜就西班御史許進

等引王驥楊善例奏請仍領院事而越亦自願列

故班許之尋復出師至大同適寇從山東堡入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聖

縱兵擊之於黑石崖擒十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

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

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以直

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事總督

五軍十二團營兵馬竟就西班且望侯矣汪直任

事久爲其儕偶所忌而大學士萬安劉吉皆側目

於越復命越爲將軍同直出宣府禦邊事平越等

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寇入河西清水營諸路越

使遊擊將軍劉甯敗之於增兒山參將支玉敗之

於大窰梁延綏總兵許甯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三

人斬首三百餘寇亦創懼不敢近邊論功僅加祿米五十石而直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不得稱大帥猶與直共一鎮安等復請移越帥延綏而命延綏帥許甯鎮大同言者以甯直不相能遂調直於南京御馬監直既行則奸大露給事御史交章糾直因並糾越詔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盡奪其諸子官越既敗一時朝士大夫雖快其去然亦有謂罰太重非平者又其在臺端所旌拔御史屠浦侶鍾等皆爲大官而故吏將佐多貴顯時時稱越才弘治元年赦還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卷十二

望

有左右之者孝宗命以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

叙越一敗風神爽耀使人不敢作史漢以下看

邁議論英發久歷邊陲於敵情誠僞將士勞逸無

不瞭如指掌對陣意思安閒謀而後發其自奉若

諸侯王而御軍恤士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

知所從人亦樂爲之用又長於吏事刺案章奏口

占授記悉中條理下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

貫通越旣以功名自負遂破崖岸而爲之軍行過

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犬久矣

甯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一日大雪在

延綏張燈豪飲氍帳中使諸伎抱琵琶捧觴而一

千戶訥敵還卽召入與譚敵事甚悉大喜曰寒矣  
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彈琵琶侑酒并金卮  
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汝無妻  
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  
使紅鹽池之役夜襲滿都魯帳將至暴風起塵翳  
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  
不覺歸而猝遇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  
也越遂下馬拜之功成推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  
還濬獵射張飲聲樂如常時而其進取志不少衰  
家近京師得通於貴倖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言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聖

官論阻又數年火篩犯邊兵部言宜得一重臣往  
勦吏部屠浦以越各上帝召陛見進太子太保兼  
左都御史總制甘肅甯夏延綏軍務賜勅許便宜  
行事越至軍督將出戰斬首捕生過當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因請以兵援哈密復其王思立功還故  
爵事未行會中貴人李廣敗言者頗牽連及越以  
憂悸卒於甘州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諸子皆  
官衛指揮使初越在時人多咎其好事貪功開邊  
釁及越死而帥卒懦弱其冒功費財滋甚邊臣竟

未有如越者

二王固是可惜人無如功名之念太急耳非  
甯靜無以致遠負才者最宜三復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五  
卷十二

四

宜隨漁以難設食不香最宜三復

二王固是可惜人無如功名之念太急耳非



李時勉陳敬宗謝鐸魯鐸趙永劉鉉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童弗時郎知嚮學輒以聖賢自勵曰顏四勿曾三省吾則何人敢不加勉稍長益自刻勵常冬夜讀書以敝絮裹足納榻中達旦不輟遂博涉經史舉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太祖實錄以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改翰林院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條上十五事多見採納尋坐謗下獄得釋仁宗時復上書言事觸忌諱帝怒甚命武士縛至使殿以金瓜搥之脅折仆地昇出復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卷十二

聖

蘇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又明日下午詔獄時帝已疾亟時勉疏寢不出其語秘世莫得而知也宣宗立以時勉懇言抵先帝狂率無人臣禮命左右就獄縛時勉入訊必殺之已又令錦衣王指揮卽縛時勉斬西市母復入王指揮趨從端西門出而時勉已爲前使者縛入端東門相左遂得至帝前帝一見盛怒急令誦前奏何語時勉誦至六事止言曰天威嚴重臣已不能記憶帝色稍霽曰是第難言爾問草安在對曰焚之矣于是帝意益解更以時勉爲忠臣立釋其縛復官侍讀尋遷侍讀學士帝

幸史館循故事撒金錢于地衆皆俛首拾取時勉獨植立不動帝乃出袖中餘錢賜之他日又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曰時勉卿非朕安能飲此酒哉時勉頓首謝正統三年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尋遷國子監祭酒時勉性方嚴然在太學又不專尚苛切務以平恕得士心其立教一彷彿胡瑗遺法隨才成就之黌舍中燈火徹曙吟誦聲相答諸生貧不能室者病不能藥者死不能衾槨者悉出俸錢營助以是士爭自勸勉視時勉如父母會王振用事朝士多造門時勉獨不往及振奉命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卷十二

吳

文廟進香又抗不爲禮振心銜之未有以中也先是彛倫堂前有大樹旁枝頗妨諸生班直時勉命芟之振因矯中旨以擅伐官樹爲時勉罪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荷校監前官校至時勉方課士東廂徐召諸生前面定所業高下顧其屬曰以此揭之榜俾有所勸懲語畢乃行神色自若諸生號泣走闕下請救有石大用者具疏請以身代諸生皆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所使詞事者聞諸生語不平恐激變適會昌侯孫忠亦因太后言帝事乃釋會昌侯者太后父也時方生日太后使人頒

賜其家侯因附奏臣今歲殊不樂問其故曰比年  
每得公卿爲賀李祭酒不過一幅帕絹然得此人  
一至爲榮今公卿皆集獨祭酒爲朝廷械禁座中  
無此客故不樂太后乃語帝曰祭酒貴臣奈何辱  
之帝亟命出時勉時已荷校三日帝初未之知也  
時勉旣得出自念奉天子命表率多士朝廷固當  
以禮接之徒以失闈寺歡乃致囚辱師道廢誥不  
尊欲畱恐再辱遂力求去帝不許復累章懇請歲  
輒三四上至十二年乃賜金帛馳驛以歸時勉將  
就道士大夫皆祖帳都門外太學師生具旗幟鼓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六  
卷十二

署

樂送者幾三千人無不泣下者王直見而嘆曰二  
疏以後未有此也旣歸家貧不能自給及聞帝北  
狩悲慟遣孫驥詣闕上書言選將練兵親賢遠佞  
復讐雪耻數事景泰優詔答之遂以是歲卒年七  
十七巡撫都御史韓雍爲請謚於朝下禮部議尚  
好尚書不然則議格矣書胡濙言時勉官止四品而學行無媿古人宜如  
雍請謚曰文毅成化五年追贈禮部侍郎改謚忠  
文石太用豐潤人在太學久未知名時勉被逮號  
于衆曰師猶父也今罹難爲弟子者忍坐視乎倡

諸生伏闕請代衆初難之大用曰朋友急難况師

乎獨自閉門草奏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奉  
朝命爲太學師今以細故械首囚辱事關綱常且  
年幾七十更值炎暑臣恐其死凶無日伏乞容臣  
代以全師生恩義諸生隨之者數千人於是大用  
一日名重都下未幾舉鄉試官至戶部主事

叙兩受禍處如畫

論曰時勉當仁宣之世瀕死者再矣其不死者幸  
也然使時勉遇暴主批逆鱗以死亦無足深怪二  
君明之令主而逞其怒幾殺直臣杜諫諍之門沮  
敢言之氣其爲主德累豈細哉昔伊尹之告太甲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十六  
卷十二哭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甚矣人主於逆耳之  
言不可不深思而熟審之也

此論專戒聽言者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知德興縣有聲敬  
宗舉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與修  
五經四書大全改翰林院侍講獻北京賦及爲善  
陰隲頌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其  
冬甘露再降孝陵松栢復爲頌以獻敬宗文辭典  
雅甚爲帝所稱賞母喪歸宣德改元召修成祖仁  
宗實錄尋擢南京國子監司業秩滿遷祭酒敬宗

持身嚴雖燕居未嘗有惰容其在太學力以師道  
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士事敬宗亦如對君父  
諸生會食時言笑稍失次卽令待罪堂下不少貸  
以故始或有怨者然久之無不安習其教北雍生  
徒聞敬宗名至請于朝願改而南從卒業襄城伯  
李隆雅重敬宗知其善飲時時置酒延欸一夕飲  
過劇兀坐喧顏中言貌儼然如未嘗飲者人或微  
伺之見敬宗拳握甚謹其自檢攝如此嘗考績至  
京師王振欲見之令侍郎周忱致語敬宗曰吾爲  
諸生師而私謁中貴諸生卽不我知我何面目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  
卷十二

晃

諸生哉忱乃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力致獨其  
書法高公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必來謝  
見之易矣振遂貽敬宗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  
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幣終不往在太學二十餘  
年其所教士有位至卿貳者敬宗獨久不調蓋以  
此也吏部尚書王直嘗欲用爲刑部侍郎敬宗謝  
曰忝與公爲知己奈何釋俎豆之事而辱以司空  
城旦書乎直乃已景泰初致仕又數年卒年八十  
三後追贈禮部侍郎謚文定初敬宗與李時勉同  
在翰林袁忠徹善相嘗令並立曰二公他日功名

相埒敬宗儀望魁偉美鬚髯時勉貌稍寢又短小人或未信及二人皆官祭酒並負重望時勉寬平得士心而矜嚴好禮則推敬宗一時稱爲南陳北李云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成化中累官侍講嘗奉命校理通鑑綱目因言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不能推之政治終無救于敗亡之禍願陛下親賢講學窮理修身以立大本母爲二君之徒好帝御經筵鐸進講中庸誠之之義以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卷十二

五

義唐太宗行仁義而閨門多慚德爲不誠梁武好佛法唐德宗任盧杞不審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爲不能擇善唐明皇開元之政幾致太平末年乃溺于所愛憲宗削平僭亂後乃信方士迎佛骨爲不能固執反覆引喻蓋以諷諫也帝善之而不能尋以喪去旣終制稱疾不起弘治初起修憲宗實錄未幾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修明教化六事其一正祀典請進揚時從祀而罷吳澄以澄忘宋事元故也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仍畱如故其明年遂請致仕家居久之言者交

薦卽豕拜禮部侍郎掌祭酒事鐸念求退得遷非  
義所安固辭乞舊官供職不許時章懋亦被召爲  
南祭酒兩人俱以學行重天下南北之士皆以爲  
得師云鐸嘗以太學人才所自出不可不清其本  
請禁納粟納馬之例又以士能飭廉隅恥趨競皆  
在上者有以養之監故有羨金悉籍之官均贍學  
宮生徒不私一錢在南時構東西書庫樓庋經史  
鏤版於北則拓廟街市廬舍三十餘區爲博士助  
教講肄之所十六年引年請老詔特予告正德初  
大臣復有薦鐸宜大用者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  
卷十二

至

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鐸生平學問以綱維人倫爲  
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  
利爲情嘗擬皇明饒歌十二篇上于朝以鋪張太  
祖功烈之盛又上烈祖詩十二章以爲繼述守成  
之助皆傳于世嘉靖中禮官復議祀典竟從鐸言  
罷澄從祀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舉會試第一選  
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鐸性廉靜閉門自守不妄  
與人交武宗立出使安南餽遺一不受安南人稱  
歎還遷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

成均教士切實爲學不專章句嘗以師嚴然後道  
尊士有假歸廢學者痛加訓飭必使悔過乃已人  
皆肅然久之謝病歸有終焉之志嘉靖初刑部尚  
書林俊上言祭酒師儒之長前代多以德器醇厚  
者爲之誠爲國育才以化民成俗非細故也伏見  
前祭酒魯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崇雅黜  
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聖明踐祚正育賢成德  
之時如鐸者宜如孝宗朝謝鐸故事特賜召用以  
爲多士矜式乃復起爲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  
徵不起卒謚文恪鐸以德望重于時居鄉日有盜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  
卷十二

至

掠人牛馬或給云魯祭酒物也立縱之去天學士  
李東陽生辰鐸與趙永皆其門生也相約各以二  
帊爲壽比檢笥已仄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  
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乃以餘持詣東陽東陽喜  
爲烹魚置酒畱二人飲極歡乃去其風致如此

趙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舉進士由庶吉士  
授編修復與鐸相繼爲國子監祭酒師道甚著世  
宗幸學永進講大禹謨敷陳剴切帝屢目屬之尋  
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  
自助乃爲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冕污吾道



乎遂請致仕去時人皆稱其廉介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事母以孝聞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再預修宣宗實錄遷翰林院侍講以內閣曹鼐薦教習庶吉士正統十四年進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景帝稱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鉉同郡人楊翥以故邸邸長史入朝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薦鉉及呂原可大用帝以疏授中官宋某曰識之久之莫問也會中官病延醫盛叔大既知其爲長洲人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卷十二

壘

因曰長洲有劉先生甯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古執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大用之矣君幸爲我邀來一見可乎盛退告鉉鉉不憚曰上奚從知我必翥言也主於我而言我豈彫琢我哉且我見中官何爲終不往當是時易儲之議漸起會禮部兩侍郎缺廷議擇可任者帝命取翥疏送閣中大學士陳循因擬鉉江淵阻之曰此素不能任事乃更用編修薩琦鉉聞而喜曰江公知我未幾遷國子監祭酒及景帝立子見濟爲太子廷臣皆具表稱賀鉉獨否司業謂鉉百官俱賀國子監獨無可乎

鉉正色曰成均以課士則可以表賀則不可遂止  
英宗復位閱易備賀表獨無國子監官各問大學  
士徐有貞曰爾時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召見文  
華殿歎息褒嘉良久曰遂煩卿傳太子遷少詹事  
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在翰林與王遂同  
時遂爲文若宿成鉉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期  
於經國匡主遂亦不及也在太學規條嚴整與人  
雖造次未嘗一語出於浮薄若同官子弟見焉拜  
起必如禮性廉厲不治產業楊士奇嘗至其居湫  
隘無以容足徘徊太息而去子瀚嚴毅有父風官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六  
卷十二

五

至按察司副使孫榮以任子爲郎至太常卿  
數祭酒皆以嚴正風骨勝而鉉更冷峻文以  
本色語繪之其氣猶嶽立紙上

英宗復位閱易備賀表獨無國子監官各問大學  
士徐有貞曰爾時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召見文  
華殿歎息褒嘉良久曰遂煩卿傳太子遷少詹事  
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在翰林與王遂同  
時遂爲文若宿成鉉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期  
於經國匡主遂亦不及也在太學規條嚴整與人  
雖造次未嘗一語出於浮薄若同官子弟見焉拜  
起必如禮性廉厲不治產業楊士奇嘗至其居湫  
隘無以容足徘徊太息而去子瀚嚴毅有父風官  
潛菴先生史稿

